

矿上的风

周家望

贵州铜仁的万山区,有座汞矿遗址。站在斑驳的矿区大门口,“呼呼”的山风吹来,必须低着头、前倾着上身才能迈得开步。山风刺骨,我身上那件薄薄的夹克衫,不由得瑟瑟发抖。

暗淡了匆忙身影,远去丁机器轰鸣,眼前只留下宽宽的石板路,和路两边低矮的临街房。矿区的老街一眼望不到头,似乎逆风而行,就能走进远处起伏的山峦。

矿上的风真硬啊,吹得昔日矿工宿舍的木门窗“咣咣”作响,仿佛50多年前窑哥们儿的大谈大笑还在屋里回荡;吹得老邮局门口停着的那辆二八自行车左右摇晃,连后座上空瘪的邮政包,都被吹得鼓鼓囊囊;吹得扫盲夜校里的老电灯,一个劲儿在房顶上打秋千;吹得供销合作社门口“免费代写信”的小木桌子,好像要迈开四条腿儿到街上溜达溜达……

溜达……

矿上的风吹到了我记忆的深处。50多年前,我的大伯是内蒙古乌海市洗煤厂的一名洗煤工,大娘没有生养,老两口在矿上相依为命过了一辈子。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,我上小学的时候,大伯大娘到北京来过一趟,那时候我家还住在安定门内大街的前肖家胡同。一个冬天的下午,我放学一进家门,看见两个上岁数的陌生人正咧着嘴低头看我,把我吓了一大跳。之所以害怕,一是那个年代平时见的生人很少,二是他们俩身上都黑乎乎的,跟国子监西口煤铺里推着平板三轮儿送蜂窝煤的老头一模一样。不是我说的悬乎,母亲给他们换了三盆热腾腾的洗脸水,那水才见了清汤儿。大伯伸出木铰般的大手来拉我,他脸上、手上裂开的纹路里,还能看见一道道细细的黑线。这脸膛,这大手,这黑线,现在叫生活磨砺的印痕,过去叫工人阶级的本色。

大伯大娘识字不多,和家里联系要靠矿

上“代写信”的服务。我上学到三年级,父母就叫我负责跟大伯大娘写信了。信的内容已经完全不记得,基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平安信,隔些日子就寄一次,互报平安。后来我编了个顺口溜打趣此事:“大伯大娘你们好,每天早上起得早,先刷牙后洗脸,先穿褂子后穿袄……”有一次我跟妹妹嘀咕这个,被母亲听到,把我数落了一顿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矿上的工作有多危险,亲人的平安有多重要。如今,大伯大娘已经去世多年,我也满头华发,很多往事已如烟隐去,可这个淘气的顺口溜居然还在我的脑子里记得清清楚楚。

矿上的风吹迷了我的眼睛,揉了揉,有点儿湿,眼眶周围凉凉的。再定睛看时,老街路南侧的国营照相馆,又勾起了一波“回忆杀”。国营照相馆里,墙上不但挂着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明星周璇的大照片,还挂着当年矿上各个先进班组的集体合影,一个挨一个。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恩师陈建功先生

1970年在京西门头沟木城洞煤矿挖煤时的一张合影。照片上的他,戴着有头灯的安全帽,一身黑黢黢的工作服,腰间系着皮带,脚下一双长筒胶鞋,跟十来个窑哥们儿嘻嘻哈哈地站成随意的一长溜,个个黑脸膛上露出两排小白牙。那时的建功老师才21岁,正是一个人吃掉了全家不饿的年纪,一束阳光从人群的左上方洒下来,正好照在他脸上。这难得的片刻轻松的笑容,或许是他在学习被迫中止后渐渐融入矿山生活的写照吧。而他去年出版的那部非虚构长篇作品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》,也成了这张照片最好的注释。

2025年秋天,我开车陪他回了趟木城洞煤矿。那里和贵州铜仁的汞矿遗址一样,永久封了矿井,成了“京西煤业文化陈列馆”,那个年代的青春记忆、奋斗历程和苦难艰辛,都凝结在恣意生长的蓬蒿深处,凝结在宿舍楼、图书室、食堂……那些因山而建的老建筑物里。这些岿然不动的“老家伙”饱经风霜,即使矿上的风吹得再硬,也从从容容,处之泰然。

矿区多在群山中。有趣的是,矿洞外面的风又寒又硬,矿洞里面的风却又暖又柔,仿佛有个看不见的开关,在阴阳强弱中自由转换。我徜徉在矿上的风中,尝试着去领悟它带给我的感受。这风,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师尊长者,教我们坚韧,给我们力量。

恒心之道

赵晏彪

2018年的春天,第一次在全国竖起“中外作家交流营”的旗帜,首个目的地,是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。

虽是初春,这里已然繁花似锦,绿海如潮,花红云白,鸟声明快。仰山而望,山不高,海拔600米余。向导说:“您别看这山不高,爬上去需要两个小时,没有耐心和恒心是登不到山顶的。”

大家刚开始爬山时都步伐轻盈,有说有笑,随着高度的增加,坡度渐陡,队伍中有人气喘吁吁地说,久不登山脚力不足;有人则停步驻足喝水聊天小憩,更有“知难而退”的向我们挥挥手,坐上观光车返回驻地了。攀登仅仅个把钟头,队伍便被这高山陡坡“累”得落花流水,只剩下7个人仍然兴致勃勃地走着。

终于,我们站在了五福林的峰顶。双目远眺,眼所触、心所感,繁华的樟木头镇全貌尽收眼底。转瞬又抵达山下,黄淦波的名字反复地出现在众人的话语中。在随后举办的欢迎座谈会上,我们再次见到了儒雅且博学的黄淦波,心情格外舒畅。听他讲述19年来观音山生态建设的过往经历时,又有些惊心动魄。

管委会主任陈景玉管理着观音山的大小事,他说,大家也许无法想象19年前的东莞观音山是怎样一片荒凉景象。19年,黄董带领着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,才把绿意葱茏、生机盎然的国家森林康养公园呈现给世人,让“荒山秃山”换了装扮,成为“金山银山”样板。从承包至今,他们遭遇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件,比如有人要20%的干股、有人偷砍乱伐树木、有人违章乱建别墅,甚至景区80%的服务区域的电力,都是自己用柴油发电机解决用电需求。“做企业虽难,但我们问心无愧,上下一心,风雨同舟。”

散会后,黄淦波与我有一番交心之谈。“我们有耐心和恒心,相信党,相信法律,一定会迎来阳光灿烂的明天。”黄淦波说话不疾不徐,“我们一直是用耐心在治愈伤痛,用耐心在默默耕耘,用恒心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就像治理荒山一样,它不可能一日变成青山秀峰,但耐心加恒心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定海神针。”

“恒心”这两个字听起来平常却充满了强大磁场,让我不得不重复着,思索着,激荡着。“只要恒心磨,铁杵必成针”,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不变的理念。而恒心的力量犹如这座山,虽不语竟屹立不倒,让人在困境中始终保持坚定与执着。

长风人津门

闻倩钰

我生于天津,长于天津。这座渤海湾畔的城市,是我家世代生活的地方。

天津人大多不愿远离故土。他们情愿闲守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,逆着全国离乡追梦的浪潮,平平淡淡地说一句:“那么累干嘛,乐呵乐呵得了。”

“乐呵”二字,或许正是这座城市的生活哲学。公园里遛鸟的大爷、胡同口闲坐聊天的大姨,单位里一到五点就下班的职员、雨天索性不出车的出租车司机……在处处讲求效率、充满焦虑的今天,天津人依然保持着一种自在的节奏。不逼迫自己,也不苛求他人,日子过得舒缓而饱满。当步履慢下来,风也显得温柔,花开也值得驻足,时间在这里仿佛被拉长,心境也随之舒展。

正因为有这样放松的心态,天津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幽默和快乐,大街小巷都弥漫着轻松愉悦的气息,没有什么比哈哈一笑更重要的事。走进茶馆,台上演员一捧一逗,言笑之间“包袱”频出,台下观众笑声不断。几个小时过去,烦恼竟也随风散了。

天津的市容,宛如一幅行走的历史画卷。劝业场周边保留着旧时风貌,静园虽已人去楼空,却仿佛低语着往事;五大道上小洋楼林立,掩映在树影之间,步移景异,恍如隔世。旧照片里的近代天津好像活了过来,九国租界爬满天津版图,西洋风的精致小洋楼外,是中华民族的苦痛呻吟。

百年变局记录着天津从沦陷中走向祖国的怀抱,也记载着天津的辉煌。建国初期的工业重镇、海上交通枢纽的港口城市,曾经的“京南花月无双地,薊北繁华第一城”仍在唱响未来,盼望着再续辉煌。

寻常百姓的生活却如静水般流淌。吃什么,是天津人一天中最重要的事。这里虽不张扬美食,却是一座被低估的“滋味之城”。夹着酥腿饽饽儿的煎饼果子、如同海鲜集会的八珍豆腐、软弹可口的锅塌里脊……天津菜没有固定派系,却博采众长,融汇成独特的津味。早餐文化尤为浓厚,早起的人们在巷口摊前相逢,用碱水开启踏实的一天。

天津依海而生,风是它千年的伴侣。当第一缕海风来到这片土地,从此便吹过她的每一寸草木,吹拂着她的骄傲和苦难,吹拂着她的美好和狼狽。疾风如迅雷,在史册上匆匆而过,风裹挟着她的过往,往她的未来疾驰而去。

故乡的原野

张燕峰

我最喜欢故乡冬日的原野。

一场大雪过后,故乡的原野白茫茫一片,银装素裹,粉雕玉砌,俨然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。在这苍茫无际的原野上,我会陡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渺小,如一丝微不足道的尘埃。

站在冰天雪地之中,却并不会感到孤寂。举目四顾,那些树,挺拔的白杨、枝条披拂的垂柳、沉稳严肃的老榆,它们全都缄默着,像是在安静地想自己的心事。此刻,树,就是我最亲密的伙伴,就是我心意相通的朋友,与它们站在一起,我倍感荣幸。

脚下的土地,拼尽全力都能供养麦子、土豆、白菜、萝卜、豆角、胡麻生长的土地,孜孜不倦养育了父老乡亲的土地,在白雪覆盖之下,酣畅甜美地睡着了。它一定是在做梦,在做一个个长长的梦,梦见来年自己的身上又是繁花朵朵,草木青青,谷穗沉沉。

乡间道路上,车辙和人迹早把路面压成了一片光滑的白亮亮的大镜子,俨然是一个天然的溜冰场。穿着厚厚棉衣的孩子,像一只笨拙的小鸭子,摇摇摆摆从冰面上滑过,洒下一串清脆的笑声。

站在故乡的原野,心会变得越来越静,直到忘了自己,忘了红尘中所有的恩怨和负累。我的眼睛清澈如初生婴儿,表情平和如慈祥的长者,心灵澄澈像被洗涤净化。这时,暮鸦归巢,炊烟袅袅,我才想到不远处的小村庄里,有两间小屋,一铺火炕,鬓发染霜的多娘,在把我等候。

故乡是一个人灵魂的源头,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。我经常想,在这片辽阔壮美的天地中长大,如果自己变得心胸狭隘逼仄、阴险狡诈,就辜负了故乡的哺育,就是对故乡彻底的背叛,就是剥离了故乡给予的胎衣。

故乡的原野,犹如母亲宽广温暖的怀抱,能抚平我所有的创伤,治愈我所有的伤痛,是我心中亘古不变的大美风景。



雪地跑马

每年1月举行的乌兰布统跑马节,是内蒙古赤峰市的草原冰雪马文化盛会,主打万马奔腾、传统马术与民俗展演,是摄影爱好者的热门打卡活动。

视觉中国 供图

戈壁里的“小红人”

哽咽——妻子溃烂的腿可能保不住了;摸到努尔古丽颤抖的手——突如其来的黑暗吞噬了少女的世界。厚厚的民情日记,记下的不是条目,是命运的重量。他们深夜敲响卫生院院长的门,他们捧着募捐箱走遍油田的每个角落,他们成为护送少女千里求医的灯塔。“有事就找小红人”,这句话,从一个试探的疑问句,变成了村庄里最坚实的陈述句。

“访”是聆听大地的脉搏,“惠”便是输送血液的工程。自筹资金建起的便民小桥,横跨在潺潺渠水上,帮助村民们安然渡河,被美称为“民心桥”。桥这头是戈壁与荒凉,桥那头是诊所、学校和渐渐清晰的未来。油田医疗队的白衣天使随着红工装而来,在尘土飞扬的场地上支起摊子。数千人次的义诊,一场场精密筛选,将沉疴从生活的暗角里打捞出来。木旦力甫妻子的腿,保住了;努尔古丽眼睛里的畸胎瘤被摘下,光,重新回来了。

但馈赠的米面终有吃完的一天,真正的

“惠”,是赋予这片土地自我造血的能力。红工装们,成了最执着的“移植者”。他们将武汉的服装车间,“嫁接”到村里的空地上。“兴科服饰”的牌子挂起来那天,米热古丽在崭新的缝纫机前坐了很久。这个曾经终日围着灶台和孩子转的女人,第一次用自己的名字,换来一叠崭新的工资。那脸上的光彩,比任何妆容都动人。

养殖合作社的“柯坪羊”,通过帮扶协作,远销南北疆多地;庭院里巴掌大的地,被巧手规划成“小拱棚”,果蔬与鸡雏共生,一年竟能“挤”出上万元的收入……产业,是长出来的骨骼;而互联网,则接上了神经。“电子商务工作站”里,年轻人敲击键盘,将柯坪与整个世界连线。

这一切的深耕,最终指向一个“聚”字。聚起散沙般的人心,聚起奔腾向前的合力。他们带来油田党建的“可视化”看板,让村务在阳光下运行;引入数字管理系统,让古老的村庄在屏幕上有了清晰的经络。但比方

养娃之“痛”

肩膀的背影,心里隐痛,却不敢松手。

另一位外企妈妈则苦于被学校的安排裹挟。“老师默认家长全程参与教学。听写、检查、签字、拍视频……家长群每天几十条消息,稍不注意就错过通知。”她工作常忙至深夜,仍要强打精神检查作业。

孩子才3岁的一位父亲听得眉头紧皱:“我是不是该研究学区房了?要不要报启蒙班?该不该考虑弄个华侨身份?”一张无形的赛跑图似乎已在他面前铺开。

丁克的师妹分享了她弟弟的故事:曾让全家操心,30岁后却自己学了汽修,开了小店,成了家。“孩子本身也许不是问题,有问题的是这个浮躁的社会、功利的学校和心急的家长。”她说。

单身的师姐感慨:“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

饿。我没有做好成家的心理建设,还是先单着吧。”

从广东来的师姐最后说:“养娃之痛可能只是人生之苦的一种具体形态。”他花两万元来北大上课寻求创作突破,却尚未顿悟,“今晚一席谈,倒有点‘柳暗花明’之感。”

雪还在下。我骑进滨河小路,想起儿时小时候在雪地里奔跑欢笑的样子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?大概是书包变重、家里出现“作业写完了吗”这些问句以后。我和他妈妈也不知不觉加入了焦虑的行列。

路面雪渐厚,养娃像在这雪地里骑车:小心把握平衡,看清前路,提防障碍。大多数时候前后无人,独自迎着风雪。你知道必须骑回去,这份牵绊让你不敢倒下。

骑过公园铁桥,远处传来孩童清脆的

张俊

南疆,冬日。午时的暖阳高照,淡淡金光洒满戈壁和层层山峦。几只洁白的雪雕,盘旋于碧空之中。

车继续西行,过了阿克苏,抵达柯坪。世界的颜色与质地便彻底沉了下来。戈壁展开了它终极的形态:不是起伏,而是铺展;不是风景,而是境遇。在这被干旱紧紧扼住的土地边缘,柯坪,像几片孤单的绿苔,附着在盆地的碗沿上。然而,这些年,在这以苍黄为底色的洪荒画布上,我总能看到另一种“红”。那是一种带着体温与心跳的红色——中国石化西北油田“访惠聚”工作队队员们身上的红工装。这红,初看是点,在土黄色的村道上移动;再看是线,连接起星散的院落;最后,它晕染开来,成了这片土地13年脉搏里,一股无法忽略的血色。

13年前,当第一批队员踩着浮土走进玉斯屯库木艾日克村时,迎接他们的是驴车吱呀、土墙斑驳。语言是不通的,但土地认得汗水。面对春耕时淤死的渠,队员们挽起袖子,因打游戏说脏话与姥娘冲突,竟收拾衣服要离家出走。“我现在每天上班都提着心,不知道家里哪一刻又‘出险’。我和爱人像在冰面上走路,轻手轻脚。”

一位国企高管妈妈焦虑女儿的成绩。女儿五年级,在“创新班”中游徘徊。“每次家长会,老师话里话外都是‘现在不抓紧,以后就来不及了’。”她看女儿写作业时小小的,耷拉

千岛

中午推开办公楼门,细密的雪片迎面扑来。骑上车,车轮压在薄雪上,“咯吱”作响。思绪飘回上周六的聚会。一群好友围坐,湘菜鲜辣,话题不知不觉滑向孩子。

一位在媒体工作的父亲先开口。儿子初二,因打游戏说脏话与姥娘冲突,竟收拾衣服要离家出走。“我现在每天上班都提着心,不知道家里哪一刻又‘出险’。我和爱人像在冰面上走路,轻手轻脚。”

一位国企高管妈妈焦虑女儿的成绩。女儿五年级,在“创新班”中游徘徊。“每次家长会,老师话里话外都是‘现在不抓紧,以后就来不及了’。”她看女儿写作业时小小的,耷拉